

■字里行间

江天春晚暖风细
相逐卖花人过桥

文·刘恩凡

我猜蝴蝶最初成为一种真实虚幻两相交叠、生死物化迷蒙难辨的意象，是自漆园吏闲闲无事、漫漫睡眠中那个莫名的梦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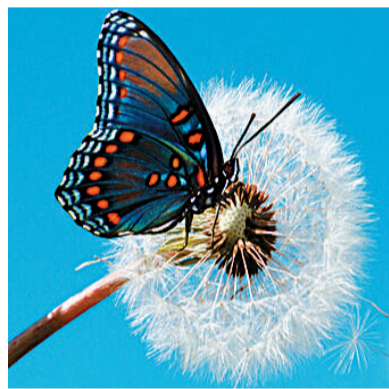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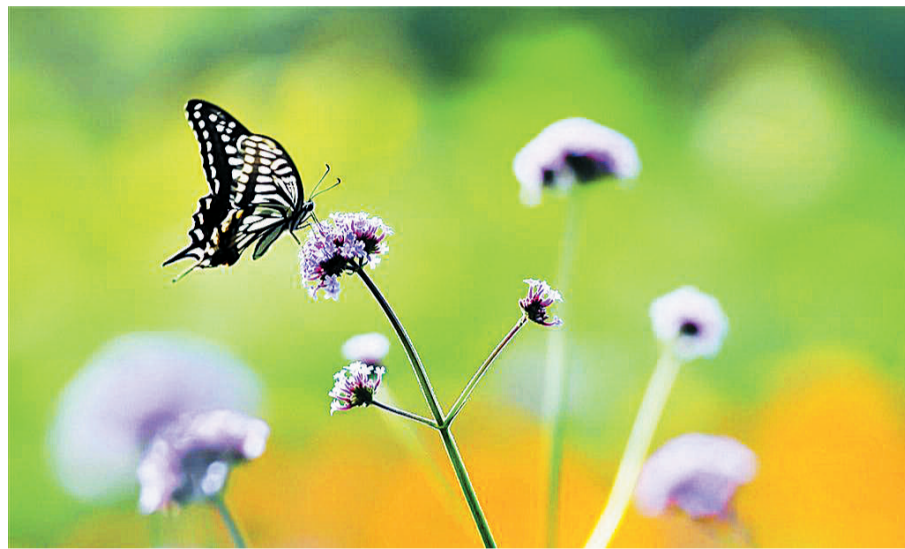
一种在地球上生活过亿万年的动物，靠一双薄如蚕翼、纤微颤动的翅膀，迎着阳光与风，飞翔在世界各个角落，栖木羽化，共花为生。它沉默无言地见证过冰河时代的出现、恐龙时代的消失，也随人的脚步迁徙流转，出现在过去从未依存的陌生环境里，绕林为巢，据草为家。这些迷了路却处处为家的蝴蝶，是为“迷蝶”。

与蝴蝶漫长而绵延的生命轨迹两相对照的是，这种处在生命链最底端的动物，一生至长只有短短数月。迎寒孵化，自缚成茧，振翅而起，向日飞翔，每一个瞬间都如初生般孱弱，又如涅槃般重生，随时可能在一个飞翔的瞬间，以一种优雅的姿态，永远失去下一秒。它的孱弱，成就了它的美感。

一个态度严谨的自然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善感多思的小说家，十多年前，追随目所能及的蝴蝶踪影，环绕台湾，穿行在因人迹而改变面貌的山川河流之间，以恋爱的姿态，结识每一只蝴蝶，一只眼里看到不堪乐观的未来，一只眼里看到生死转圜的诗意，为一些无声无言的小生命，写下十八篇蘸满丰沛情感的大文章。

“我知道，这里所写的每一只蝴蝶，都必然已经死去很久，而我仍然希望，某些物事能一直存活下去。”这并不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辨识蝴蝶的自然读物，文学的质感令它分外柔软又沉思深远。人事音书，穿引在十八篇文章间，藤蔓般交缠的生命情感，也像蠢蠢欲动的破茧之蝶，牵引着渴望飞翔却失去羽翼的人之心灵。

我是在朝九晚五乘坐公共汽车的间隙，在依窗而坐或抵门站立时，在晨光透过秋日行道木撒下的金黄斑驳里，在落日沉沉霓虹



初燃的明明灭灭中，一字一句，一图一画，还算悉心读完了这本《迷蝶志》。季节不对，从未有一只蝴蝶从我眼前翩跹经过，或者说身在城市，无论季节怎样流转，已经很久没有留意过身边是否有蝴蝶。但在我脑海里，一

群素未谋面的迷蝶环绕又消失，划过了一道斑斓的生命痕迹；还有一群迷蝶因不由自主的命运，虽然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却被钉在我的脑海里——

一只被夹在三角纸里邮寄了七个小时，



作者:吴明益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只为装点一场盛大蝶展的大白斑蝶。

一只被车轮突然碾过，后翅尾端和腹部瞬间破裂，飘零到马路边的大琉璃纹凤蝶。

一枚结在高楼大厦间唯一一棵四季桔上、注定永远也不会破茧而出的大凤蝶蛹。

一个被啣的一声捏碎身体，由三弓虫针从头至尾贯穿，封在玻璃匣中的大紫蛱蝶标本。

“当多数人醉心于揭开基因密码的同时，许多生命在未被解码之前，已因生活场域的毁损而随风逝去。倘若人们真能逐步掌握创造生命的秘密，将生命价值转换成货币单位，但遗忘与其他生命交往的能力，终有一天，会寂寞地死去。”

黄庭坚写：“看着庄周枯槁，化为胡蝶翩跹。”辛弃疾说：“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蝶事，说到底，也是人事。辗转在世间的人们，与只造访这世界数月就沉默离开的蝴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处在生命链最底端的生命所面临的未来，将来，就是处在生命链最顶端的我们无可逃避的未来。虽然多年以后，吴明益老师说它已不再是《迷蝶志》里那个着魔、感情像藤蔓植物般容易失控的人，但读到这本书的我，好像以一只蝴蝶的心灵，触碰到了生命最本真的战栗。

北宋谢逸有一首《咏蝴蝶》：“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丽的风景。我祈愿这样的风景，在寒冬消逝、春风满城的时候，成为真实上演的风景，并且永不消失。

■试读·《飞越冥王星》

有人醉心于神秘深邃的星空，有人着迷于精密复杂的飞行器，这是深空探测令人捉摸不透的魅力所在。《飞越冥王星》讲述的是一段激情澎湃的科学探索历程。冥王星虽然在人类视野中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它一直是如此的淡定与从容，新视野号在历经艰难曲折后，学会了合作与等待。人类为什么要探索宇宙？如何通过木星借力把飞行器甩出去？柯伊伯带里究竟有没有太阳系的第九行星？当新视野号《飞越冥王星》之后，在行星科学家的带领下，我们饶有兴趣的走进这片神秘的新大陆，静静地观察这颗距离地球48亿千米的134340号小行星，它幽蓝的天空，高耸的冰山，述说着太阳系形成之初的秘密，开启着深空探测的科学之美。

1492年10月11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在茫茫的大西洋上漂了两个多月后，终于看见了海面上漂浮着的一根芦苇。哥伦布和水手们欣喜万分——芦苇只能生长在淡水，这根芦苇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说明不远处就会有陆地。当天夜里，他们就发现了火光和大片黝黑的陆地——美洲大陆。

正如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时被那些从未见过的场景深深震撼一样，2015年7月14日，迄今为止飞得最快的航天器、人类发射的第一个冥王星探测器“新视野号”，经过近十年的行星际旅行，首次抵达太阳系的“新大陆”——柯伊伯带(Kuiper belt)，开始探测冥王星、冥卫以及它们所处的柯伊伯带。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区域呢？

2014年末，各大影院热播科幻大片《星际穿越》，黑洞、白洞、虫洞等天文学前沿概念被人们津津乐道，似乎将来人类有望通过虫洞快速抵达太阳系外的宜居星球。实际上，星际飞行理论并没有突破性进展，航天器还没有能力飞出太阳系，人类的深空探测事业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只能局限在对太阳系内天体的探测。

说到太阳系，人们立即会想到太阳和八大行星。实际上，对于人类生存其中的太阳系，我们的了解还远未深入。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发展，以及深空探测能力的提高，太阳系的边界已经拓展到了奥尔特云之外，与太阳的距离甚至达9.5万亿千米(1光年)左右。不仅观测到的天体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天体类型也从行星、小行星和彗星，新增增加了矮行星的分类。

我们的太阳系包含三个主要区域，第一个区域为内太阳系，包括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等四颗类地行星，均为岩石质天体；第二个区域为外太阳系，包括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等四颗类木行星，均为气态巨行星。这两个区域以距离太阳2.3—3.3天文单位的小行星带为界。第三个区域为海王星轨道以外的天体(简称海外天体)，包括柯伊伯带和奥尔特云两片天体密集区。柯伊伯带是1992年才发现的太阳系“新大陆”，虽然在冥王星已从位高权重的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降格为矮行星，却阴差阳错地成了柯伊伯带中数千颗冰冻小天体的“领头羊”。这些冰封在太阳系“冷库”中的小天体含有大量的水和挥发物，物质组成显著不同于常见的八大行星和小行星，对这一区域的探测将直接改变我们对太阳系的已有认识。

2015年7月14日，人类第一个柯伊伯带探测器——“新视野号”抵达最接近冥王星的位置，近距离飞越探测冥王星及其卫星，对这些天体进行详细考察。冥王星的发现者汤博的一部分骨灰也搭载在“新视野号”上，亲赴冥王星考察现场。在“新视野号”任务论证和发射时，冥王星还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作为太阳系中唯一没有被航天器探测过的行星，“新视野号”被赋予重要使命，象征着人类航天器已经遍访太阳系所有行星。但随着冥王星被“剥夺”行星地位，以及天文望远镜在柯伊伯带的大量新发现，“新视野号”的主要使命也从冥王星探测扩展到对整个柯伊伯带的探测。

柯伊伯带(Kuiper belt)是指绕太阳运行、在海王星轨道之外、环带状的天体密集区域。

从1992年发现第一个柯伊伯带天体1992 QB1以来，天文学家在这片区域找到了大量围绕太阳运行的小天体，其中直径超过100千米的天体至少有7万颗。这些海王星外天体大多分布在黄道面附近，从距离太阳30个天文单位的海王星轨道，一直延伸到距离太阳50个天文单位之外。(节选自《飞越冥王星》)

■别开书面

不再纯真的科学
——读《科学中的政治》有感

文·尼三



作者:江晓原 / 方益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科学真正在中国生根，大概是近代以后，但它生来金光闪闪，受人追捧，被尊称为“赛先生”，被敬奉为“第一生产力”，被作为广泛使用的形容词，修饰一切“伟光正”的东西。关于科学在中国的“神圣化”，郭颖颐在《中国

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中有精辟分析。当人们把科学视为无所不能，认为它足以解决宇宙间所有事情时，它就被赋予了怀疑豁免权，成了一种宗教或主义，也就走向了自我的反面。和科学不同，政治这东西，在中国发达了几千年，中国“轴心时代”的大思想家们，几乎都把精力花在教人玩政治上，但奇怪的是，政治又常被视为不洁之物，据说高尚的人听到它就跑去洗耳朵。

所以，当江晓原和他的合作者方益昉把这两个词捏在一起，作为一本书的名字，真让人充满期待。作者在书中不客气地说：“科学已经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它确实仍然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它已经不是纯真年代那个状态了，在那个状态里，它恰恰不是第一生产力，那个时候它没跟资本结合在一块儿。”既然如此，“你就不能再把它想象成纯真少女了，否则你就上当了。而科学界的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愿意让你的脑子里继续保持着科学还是纯真少年时的印象。”

我以为，这段话是这本书立论的基点。围绕这一主题，书中对近年引起争议的科技话题包括转基因主粮之争、黄禹锡事件、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以及全球变暖、阿波罗登月等作了分析。书写得轻松好读，像我这样根正苗红的文科生也能看懂十之八九，提出的问题却很严肃。比如，作者一把握科学这面

大旗，使蠕动的利益实体及其博弈暴露露在人们眼前。原来，真正的转基因之争并非实验室里的唇枪舌剑，而是名利场上的勾心斗角。“清白的科学技术一旦被资本盯上，被政治圈养，被纳税人监管，就难免堕落成工艺手段，而后者是可以讨价还价，甚至被不同利益共同体绑架利用的。”中国不缺主粮，目前也没有出现粮食短缺，有人却着急要推广转基因大米，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也有权了解，我们的国家、农民和消费者将因此获利还是受害？推广转基因主粮者又是否从中获利？普通民众不一定能明白复杂的科学道理，却应享有其背后利益格局的知情权，因为科学背后的许多钱是纳税人的钱。

在“黄禹锡事件”的分析中，作者透过大众舆论的迷雾，把国际博弈特别是西方学术霸权对东方的打压呈现给世人。读到这，我忽然发现，东方学的逻辑在科学问题上似乎也适用。书中还谈到一个快被人用滥的词儿——全球变暖，正所谓“三人成虎”，这几年，这个词的曝光率如此之高，似乎已成“定论”，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国外不说，我国学者葛剑雄就是其中之一。江晓原则告诉人们，换一种眼光来看全球变暖，真正使之成为问题的是政治。

如果说转基因过于学术、黄禹锡远在韩国、全球变暖还顾不上，那么，天天接触的互联

网呢？江晓原问：网络民意究竟是否是真正的民意？答案是否定的。网民只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即便这部分不断扩大，但在它成为整体之前，仍然只是部分而已。当我们尽享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时，耳边也常听到对网络预约挂号、网络购火车票的抱怨，这些怨言大多来自疏离网络的群体。江晓原的提问提示人们，对于这些抱怨，先不要着急贴上“落后”甚或“落后”的标签，当互联网被过度推广，全面接管生活的各个端口，也有必要为那些疏离网络者留下一个传统的端口。或许这让新技术的扩张版图显得不那么完美，却使社会以更加友好界面展示给它的成员。这，大概也属于科技伦理之列吧。

《科学中的政治》是一本好书，它给人们打开了第三只眼睛，尝试着从新的角度审视科学。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当把科学中的“政治”逐一揭示并将其从前门驱逐出去，“阴谋论”的魅影没准儿会从后门溜进来。而对于这个问题，本书谈得似乎不够，我揣测这或许与作者的本意无关，而与书的编排方式有关。说实话，这本商务印书馆出品的书编辑过于粗糙，全书收录文章十余篇，体裁驳杂还可以以错落多姿稍作辩解，观点重复却大大降低了阅读愉悦度，让人在琢磨科学中的政治之余，忍不住琢磨起出版中的政治来。



作者:郑永春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